

# 朝花夕拾

# 名家

MING JIA

## 伊犁之美（七章）

◎亚楠



本文王亚楠，祖籍浙江。中国作协会员、新疆作协副主席。已出版诗集、散文诗集等12部。作品曾获首届新疆散文一等奖、中国晚报西北五省区副刊一等奖、首届“诗潮杯”世界华语散文诗大赛一等奖、“南丽湖杯”全国散文诗大赛一等奖。

### 伊犁之美

一条大河从我的梦中流过。水波粼粼，无数美丽的传说穿越时空，养育着我们，也养育着一茬又一茬生命。俊美的天山，辽阔的草原。牛羊遍地，四季牧歌。还有那美丽的阿瓦尔古丽，让我们心存感激，永远心醉。哦，这就是伊犁吗？这就是生我养我，又让我魂牵梦绕的伊犁吗？每当春天的消息隐隐传来，大地上所有的生命刚刚苏醒，一种无名的激动便会油然而起。暮色苍茫，落日熔金。那些美丽的鸟早已回归山林。一位老猎人缓缓走向松林深处。他目光冷峻，神情略显迟疑。那一刻，最后的晚霞照亮了他的灵魂……许多生命复活了。许多鸟歌唱了。山花漫过我的眼帘，一直伸向遥远……青青芳草，连着一个又一个春梦。那成群的牛羊，那遍地的牧歌，那无尽的思念，那淡淡的忧伤。是草原永恒的企盼吗？一群割悍的汗血马奔驰而来。力量角逐着力量，蹄声撞击着蹄声。群山沸腾了，草原沸腾了。古老的神话折射出迷人的光彩……

这不是姑娘吗？此刻，马背上的青年哈萨克神情恬淡，恍惚的心满怀期盼……鞭梢还在天空挥动，那是草原炽烈的爱？姑娘哟！那一刻，时空早已凝固，你纯朴的情让所有渴望幸福的人温暖。远处的森林隐藏着某种神秘。在云雾缭绕的松枝间，一群群野鸽自由地飞翔。月光轻洒的那一瞬，我猜想，他们在寻找爱情，也在寻找自己丢失已久的梦。而此刻，驻足繁花似锦的大草原，我的心如山花一般鲜亮、纯净。我知道，伊犁之美是震撼人心的。

那山，那水，那人；那奔驰的骏马，那辽阔的草原，那醉人的花香；那悠久的历史，那浓郁的风情……我被一种美的情绪激励着、感动着。我知道，在你迷人的草原上，我就是那只沉默的羔羊。还有那美丽的伊犁！假如有一天，我从你深沉的美中悄然离去，假如我独自在异乡的土地上，步履蹒跚，陌生的风敲打着纷乱的思绪，伊犁啊，你还会记起我吗？哦，我的伊犁。对于你，我只能默默地祝福……

### 进入童话

似乎，我与可可托海遥望了很久。不，不是我，是两座山在眺望。我穿行其间，像一只雪豹，孤独而悠远。一直朝前走，风沙便不能阻挡，即使巨大的荒芜也不能。似乎，在时间之外，只有那一棵金黄的树能够让我慢下来，慢下来，慢成一只海星星。多好呀！这世界豁达，一眼望不穿的秋色，飞鸟，雪峰，浩渺与静穆，都在我的天幕上缓慢流淌。一群牛出现了，在暮色里，浸润着奇异的光。它们又忽然消失在远处，就像我心中颤动的飞鸟。但我不能麻木不仁。面向秋野，面向这寂静的秋天，我不能。多么热烈呀！这金黄，以及金黄色升起的火焰，把我逼入内心。就这么瞩目吧，像

一棵树，把最后的爱留给泥土。

### 野马群

卡拉麦里的野马，昂起头眺望。而远处，北塔山绵亘的曲线消逝在黄昏里。我朝北边漫游，试图在准噶尔巨大的宝盆里，解读一部神话。这时候野马群出现了，它们警觉，又从容地打量我。似乎，我就是一棵会移动的树。或者干脆就是一棵草吧，喜欢沉默，有时，也喜欢孤独。只不过是，我们的语言都朝向自己……从时间深处走来的野马啊，脉管里，六百多万年血性，才能让动与静的逻辑互为表里。便有了神话，比语言古老，又被语言轻轻托举。无法想象啊，时间用巨大的虚无承载万物，却用瞬间作为筹码，让万物归零。

### 火烧山

之前，我一直在恍惚中颠簸。好像这准噶尔盆地的射线，朝向南边，放大，漫延，却被细小的往事链接。而缓慢持续——这恒久的位移，像一种没有边界的穿行，起伏中，也有足够的空间让我遐想。但我依旧沉浸在可托海黄金般的喜悦里，心绪潮涌，若一只冲天的朱雀。是回望吗？那么多光倾斜，蓬勃，绽放，让我的爱更加饱满。便想起了你，想起月光下，这缓慢流淌的诗意，秋果的甘甜，都被我吸附。而眼前，忽然看见了火烧山，看见烈焰，用奔突的激情浓缩时间。赭红色想象啊，在神话般隆起的潮汐中，燃烧是你唯一的理由。忽然间，我被一种莫名的情绪握紧，眼前却是大漠孤烟的场景。但我没看见日落长河——在盛唐气象里，它正冉冉升起……

### 六月的喀拉峻

六月，喀拉峻就像一幅油画，绿草如茵，烂漫的山花光彩夺目。那一刻，我走进花的海洋，红黄蓝紫，五光十色。微风过处，花香弥漫了整个天空。牛羊静静地吃着青草，小马驹撒着欢儿，远处的毡房星星点点，牧歌悠扬，冬不拉的音符点亮了草原和我沉睡已久的激情。

那个黄昏一只鹰在天空飞翔，悠悠然，仿佛一缕风从草尖上轻轻掠过。它寻找着什么？在这西部大地，在这梦一般神奇的草原。我看见这只鹰盘旋着进入松林，它目光犀利，神态那么自若、安详。我看见，一群野兔奔路而逃，四散的惊落满草……

### 伊犁河

那个夜晚，寂静在空旷的水域把时光遗忘。落叶的声音恍然若梦，月光穿越乡愁，用自己的温情在异乡开花结果。我沿着一种思绪飞翔。清冽的水透着秋色，此刻，白杨树用景仰把天空擦亮。风中的红柳若即若离，踏着波浪，季节在忧伤中遗忘了归路。而远处，群山耸立，寻梦的人正走在路上。这时候，月色铺满了河谷。韵致温婉，沉浮在空蒙的秋色里，就像两片雪花，相互支撑，又在某个夜晚，用一生摧毁最后的美丽。河水依旧奔流不息。此刻，两岸的生灵在月光中，让喧嚣遁入夜幕。而我并不想听灵魂拔节的聲音。在这样的季节，生命又一次淬火，骤然上升。我知道，那一刻，所有的歌唱都会黯然失色……

### 天山

在我心里，这条神龙总是用腾飞横扫苍茫。大地如此辽阔，万物在巨龙的烛照下，把黎明插入山谷。啊，只是瞬间的驻足，你已经把岁月凝固。沉默并非无言。地火在奔突、燃烧，仿佛我的血脉，激情澎湃，四射的岩浆已经漫过夜幕。崇高只是一种心境。在你巨大的背影里，我沿着思绪攀缘，然后又以虔诚之心把疲惫的月光抖落。这时候，山的高度引领我，用清纯的雪淘洗灵魂。或者在某一个黎明，迎着风，把内心擦亮。剩下的事都会慢慢想起，啊，大爱无疆，大音希声！而这样的季节，请用静默把我推向峰顶。

肖像作者：陈亮

### 土的光芒

村庄，一个泥巴的世界。泥土无处不在：土地、土炕、土灶、土豆、土壤、土坯、土坡、土屋、土碗、土墙……

在村庄，一个人一生下来，最先认识的就是土地。农业之风吹着农时，节气和连绵不绝的四季，一种生殖的气息弥漫四周。

春耕秋收，四季轮回。一块块地，一块块生育的泥巴，感天时而动，在节气里会把一个人喊到地里。天地之大德曰生，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催动着万物。在村庄，春风会让一个人，闻到土地的味道。

一个人听从土地的召唤，内心的热爱，把这些沉重的词“背、砍、挖、割、提、扛、拉……”放在自己的身体上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

一个人也是从这些沉重的词开始认识一件件农具：镰刀、斧头、锄头、耧头、木犁、绳子、背篓……早晨，天还没有亮，父亲推门出去的声响像一个好榜样。

那是村庄的好时光，雨水旺，种田忙。庄稼长得壮，土地如爹娘。一件件农具被磨得发亮。一个人的理想是活着把一块块地当作粮仓，做土地上最勤苦的仆人。

没有见过面的爷爷，一个浅近的源头就在他那里，一条血脉在他那里延续。而黑暗的死亡，也一定让他感觉到了土的光芒，要接他回家。

### 河水赋

无非是把山上的溪水汇聚在一起，有容乃大。

无非是远处的大河在蒸发，云朵在天空铺开一条虚无的路，天地间有一张雨水的线路图。

无非是水流无形，逼仄的山谷给了它束缚和形式。

无非是说不清它的源头，只有把所有的水源都说成是它的源头。

无非是在山中，有的河谷平缓、开阔一些，水草丰茂，并育而不相害。无非是有的河谷陡峭，山石突兀，水流石上，并行而不相悖。

无非是在村庄，人和牲口吃的水都来自河里。无非是牛和羊被赶到了山上，青草的气息，在唇齿间，绿色的汁液也仿佛另一条河流，有着同样的哺育之德。

无非是一场暴雨之后，河水暗涨。那是少有的时间，河水在沟底的山石间纵横、漫溢，有了另一副身体。

无非是生活河边，大水汤汤，群山在响。人间此起彼伏声音，有时像悲苦经，有时又像欢乐颂。

### 完整的冬天

得有一阵阵的冷风，从秦岭山上吹下来，刀子一样被磨了又磨。得有不怕风的杨树、椿树、松树，被砍了又砍，得有枯枝败叶被埋在荒草间。

得有一件老棉袄，准备着过冬，那是多年以前。纸糊的窗户外，得有柴草烧热的土炕。土炕上的祖母，相框里的祖父。得有生和死，维持着平衡。

得有一个不算忙碌的白天。天黑得早了，得有一个漫长的夜晚，得有一盏灯，但不会亮到黑夜的深处。在村口，得有几声咳嗽。在村尾，得有几声狗叫。一个人睡着了，另一个人也会摸黑睡在身旁。

夜深人静，得有几颗星星漏着光，银子一样的月亮，泼下一地的霜。在天亮之前，得有几声鸡鸣催促着。

一个完整的冬天，还应该包括一场大雪，将落未落。而大地预感到什么，就把什么承担。

### 石头，无名之朴

我要说的石头，跟一条河流有关。河叫石头河，它还有另一个名字：斜水。

那是亿万年前，奔涌的秦岭在这里一个急停，凝固为波涛和青铜，形成一个逼仄的山口。群山退避在两边，流水之床仿佛大自然的客厅，只有数不清的石头是主人。

我要说的石头，造物主赋予它们荒蛮的面具，亿万年如斯，共用着一副相似的面孔。走在河里，有时候我会感到恍惚。“大者如盘，小者如斗。”我曾经在小学的作文课堂上，试图说出它们。但我笨拙的描述很快就被遗忘，只有“石头”这永恒之词，常常让我脱口而出。无名之朴，拒绝被我再一次命名。

我要说的石头，有时也会被搬动、挪用。在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中，接受着一把铁钎的修正。我要说的石头似乎更愿意接受流水的打磨和天地的雕刻，并把它们视为隐姓埋名的石匠。某一年，某一天，某个时间。某事在发生着，秘而不宣，但世界就是这样被创造着。

（作者系岐山县人，生于上世纪80年代。省作协会员，有诗歌刊发于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延河》等国内各大报刊，部分诗歌入选年度选集。鲁迅文学院陕西中青年作家班学员，陕西省“百青计划”入选作者，著有诗集《画像》。）

## 西秦散文诗章



本版投稿邮箱：bjrbwxzks@163.com

## 大粮仓

◎苏咏梅

“爸，麦黄了么，啥时候开镰？”“快了，大概有两三天就黄到了。”每每这个时节，庄稼人的心就乱了。龙口夺食，老天爷莫要响雷，莫要下白雨，更不敢成连阴雨，让庄稼人干干脆脆地收了这一料粮。杏黄麦黄，绣女下床。是该回老家看看了。“都什么年月了，收割机多利索。再说，就你那体格，回老家能扛个蛇皮袋呀还是能簸几簸箕呀……”朋友如是说。我想想也是，哑然失笑。就在几年前，老父老母还作务着近十亩的庄稼。其中有几亩是常年不在家或是外出打工人家的。这两年，父亲脚步开始蹒跚。因着常年的缝纫，母亲的腰背也愈发弯曲，精气神大不如前。至此，老两口才不得不忍痛割爱，种的麦子比以前少了一些。一亩麦除却种子肥料和灌溉收播等花费，实在没有什么收益。这年头还能没粮吃？我们姐弟仨给二老算起了经济账，其实就想劝他们该歇歇了。起先，母亲笑着说：“这么好的地没人种，荒着多可惜，种玉米吃力，咱就种点麦，有收割机哩。”劝说无效，老两口依然我行我素。后来，就用了激将法：“这把年纪了还种地，能挣几个钱，是让人笑话儿女不孝吗？”“种地咋了，种地是农民的本分，农民不种地干啥呀？”向来寡言的父亲竟然给躁了。之后，对于要不要种麦，我们姐弟仨便不敢再言了。农人于土地，或许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热爱。这种热爱，镶嵌在他们的灵魂里，便在骨血里生发了虔诚

的因子，犹如八百里秦川这片厚土上生生不息的金色麦浪。麦收时节，我想起了爷。爷是个庄稼人，村里的老队长。爷不爱说话，时常铁青着脸。爷有心事，爷的心事很大，爷的心事其实也很小，爷就想让村里人和自己一家老小顿顿有白面馍馍吃，有干面啫。爷领着大伙平地修田，打井修渠，秋播夏收，泪滴牛背，汗洒黄土，一片痴情。爷说，地通人性，得好好经营，你对它好，它会报答你。新麦终于上了场，新榨的菜籽油亮澄澄的。“分麦分油喽……”队里的大喇叭吹响了，这是庄户人短暂的欢乐时光，也是爷稍稍松劲的时候。“忙里”的“爷婆”很辣烈，爷铁青的脸成了古铜色。“爷婆”下山的时候，爷和八爷他们跟在村口的皂角树下“说事”了。“今年二桥那片地收成不错。回家铺子那片太薄，冬上要给地里多上点粪，叮嘱大伙千万可不敢偷懒，不敢哄地……”说着说着，几乎不约而同，老汉们从各自的兜兜里摸出了旱烟锅。“吧嗒、吧嗒……”八爷说起了年性。“吧嗒、吧嗒……”爷说起了“啾二年（方言：前几年）”。“唉，一个人就分那么三四斗，明摆着不够吃么，屋里啥时能扎个大麦包呀？”大伙的脸色又都沉了下来。爷狠劲地吧嗒了几口烟锅，脸颊更加瘦削了。爷的脾性越来越大。爷的饭量越来越小。婆把吊在屋梁上笼笼里的白面馍馍递给他，爷摇摇头说给娃娃伙吃。爷说那玉米面把把老是在胃里撑着，不通融了。爷的脸色乌青乌青。“啾二年”的故事还没有讲完，



王君汉 摄

大伙还没看到爷花甲的模样，爷就急急匆匆地走了。乡亲们心里的老队长，离开了他生生不舍的土地，又融进了他心心念念的土地……爷走时，我还是个碎子女。爷走后，婆一直在念叨着爷，这些陈芝麻烂谷子也就伴着我，根深蒂固地长在我的生命里了。我的朋友，当我用这些碎片化的记忆为你们讲述爷的故事时，有种东西一直在刺痛着我的神经，我的言语便苍白无力到了极点。上世纪80年代，农村实行分田到户。婆说，1983年地分到户的第一料，小麦大丰收，除了上缴的公粮，村里家家屋里都扎起了大大小小的麦包。婆的絮叨，让我分外心疼——为撒手人寰的爷！父亲也是个庄稼汉。确切地说，在他人生的青壮年月，父亲还算不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。二十五岁时，一次意外让父亲的身体一度孱弱了近十年。对于蜷缩在炕头性情暴躁的父亲，我曾经是那样的忽视和嫌弃，我孩提时光的底片上几乎全是母亲的景象。已记不清父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拖着病体走向田野的。只记得一